

巴托蘭記事——詩二式。

杳日羿·吉宏 撰

式一：沙卡亨的口述者

娓娓脫自你雙唇的族語
篇篇殘存在錯綜複雜的高砂系統裡
皺折 扭曲 混濁 斷裂
錄音帶平靜無息地捲動一場山崩流水交錯的背景
柔順的西華筆尖在綠格框架內滑動黑色古老的語言
想像你還在沙卡亨學習希希爾的叢林祕法
畏怯怯的弓身 以最靠近祖靈的姿態
追逐山峰的斜度
（你說你從不仰起脖頸）
你的眼珠遊梭每一塊在霧靄中必須踩踏的足痕
在族人還來不及奚落的灰幕下
很嚴肅地喝完蛆肉湯
（你說你最後還是偷偷倒給了鬆垮的泥層）
你的眼神望向炭火煙燻泛黑的松木火柱
那是太陽高掛雲層閒散的季節
二千公尺海拔溪澗漂流的饋贈
水鹿在檜木林環繞的山脈啃食青綠嫩芽
山豬露出獠牙跌窺小木屋附近的芋葉田
然後陷落對抗獵人必然的網結
（牆上懸吊的獠牙頭飾正無奈地承受自己的宿命）
松鼠攀爬抖落枯葉留有山羌踏過的蹄印
獵團先覺者在小河旁諦聽希希爾鳴叫的飛向
飛鼠棲息幽暗樹叢 眼神緊盯松木燻烤的山羌風味
在隱隱流動的鼻息之間
在月亮透射霞光的薄翼裡

在木瓜的巨印依舊染滿童年的想像時光
你站立磐石斜岩上的平面台階
像聖山上的白石一樣乘迎獵魂
（你說山脈稜峰的永恆是賽德克生命中的導師）

平靜的接受現實比初始即無還要苦痛吧
很多個夜夢糾結的無語愧責的情節
一幕幕冷眼旁視迴旋歧念的場景
你掐指數算小米中草除盡的那個夜晚
遠離緊偎的部落 浮沉太陽的桅桿
提起這段往事的你的眼皮摺陷於早已迷濛的黑眼珠
（你示意燈源的方向，然後點亮四十燭光）
想是詭吊的生命長路滿被夢魘與真實的重疊幻影
我清楚的瞥見你臉上割去皮層的黥紋刀痕
粒粒滲映炮火煙硝的南洋水光
（你撩起右腳長褲露出半截義肢）
一場莫名的戰役
一顆寂滅截斷的心情
一段迷惑散失的歲月
一生沒有句點的口述

式二：探訪木瓜溪

百餘年後 黑色山脈未曾鬆動毫髮
只除了猴群踩踏的碎葉以及攀爬稜峰的族人的汗滴
輕輕地潛沒奇萊峭岩天長斷塹
你慣於黥刺的沉靜蓄斂
等待松木架上的母雞產下今年的第二個雞卵
咯咯的聲響鬆脫了前夜的不安
晨起凝聽希希爾遠比人言更可以信賴

耳洞垂掛貝綴閃映鳥居在太魯閣速寫的口述
先是喀來堡 然後是木瓜 接著
就是巴卡散美麗的緩坡地
青年開展沙卡亨的羊腸鹿徑
一一剝下馬黑揚巴托蘭的潺潺溪流
在櫻花鋪蓋的和室內跪伏天皇威瀛
震落棚架上正在滴血的
頭顱
沒有鹹首的時代探訪沒有水聲的星月
當年三石灶裡溫熱寒夜的炭火
早已飛散成筆筒樹上素背白腹的雙睛
死死盯牢腐蝕泥層的刀鞘
繫縛深掘的恐慌以及十二撮驚悚微捲的帶著日落暈黃的髮根
哼起您們久久不曾遺忘的一首歌
和著小米釀的酒 在壘層疊錯的鼻息間狂飲
那是移川和馬淵的系統裡
始終缺頁的結論
一顆顆斷落異鄉的靈魂啊
讓山嵐風乾您的淚珠您的歡喜
這一片叢林是我吞吐成長的家園
也是您們久久未曾遺忘的故鄉啊
一九一四年 佐久間墜崖 緊跟著
排排日本兵摔落散髮少年蕩游的谷底
雲起風生的戰笛呼喚回歸祖靈的頻率
柴田一郎的墓碑還是昭和以後的事
木瓜的巨印猶在散髮少年的揸弓中
銜接一路的茅蓋石牆
沙卡亨 巴托諾夫 巴沙灣 馬黑揚 古魯夫佰依斯
遺忘海洋的鹹度

放棄山脈的海拔
用腳踵踏出活路的族群
在無路可尋的迷叢裡
探照一座座在時空和記憶中迴旋的部落
龍鳳裙裾 漂浮群山
盤石腰身 木瓜風化
那是文化層裡最豐厚的年代
吉普車隊閃過三十六彎的窄路揚塵而去
說是探險地響起一陣騷動 我感覺您的不悅
來自一個平靜而詳和的夢土
在青苔幽幽的洞口原本就無需多言了
縱有爭辯領域的口沫以及層層逼進的煙硝記事
百餘年後 黑色山脈不會鬆動毫髮

二〇〇〇年六月一日完稿於富里鄉永豐國小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七日獲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詩歌組第三名

二〇〇〇年九月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二〇〇〇年十月收於《山海文化》雙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期

創作背景略記：

部落世居三十餘年來，「巴托蘭」一直是在我成長過程中「想像的部落」，在龍澗奇萊便道兩旁斷崖叢林走索的狩獵季節裡，一步一步跌向耆老口述中後人遠離戲水遊山的「族語場景」：沙卡亨的生存競爭、古魯夫佰依斯的馘首獵區、聖山神石的禁忌奇遇，以及導致佐久間墜崖的擊殺情節。史料裡刻意漏失的系統記錄，一一舖展於耆老世代流傳的唇齒之間，生命終始唯一的記憶，沒有句點的口述。（昝日羿吉宏 撰）